

主编：莫默

总第 15 辑

最心跳的原创恐怖小说

新心跳

阴阳令

—庄秦

死了

—安柠筱洁

也要淘

恐怖传说

—紫龙晴川

地下室的

角落

/快刀

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人心亦然！

莫默

国内一流悬疑大师倾情奉献！

带给您真正的心跳感受！

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古 华

恐怖+悬疑+推理+离奇+诡异
||
引人入胜+惊心动魄+精彩绝伦
||
新心跳



心跳总是有些突然

悬疑让人迫不及待

静静地触摸你**灵魂**深处的心理悬疑

一场**窒息**的悬疑之旅

超级惊悚的阅读体验

一部你无法猜得中结局的**悬疑杂志**

ISBN 978-7-5443-2358-1



9 787544 323581 >

定价:24.00 元(全六册)

目录

本期话题 / 阴谋之城

醉花阴 / 快刀 2

城市猎人 / 悬疑之城

盒子 / 张震 11

记忆迷城 / 轩弦 15

命运反转 / 风雨如书 22

暗黑校园 / 惊悚之城

血色 / 柳微襄 32

虚拟谋杀 / 小陌 48

幻肢痛 / 白少邪 60

蓝魔小镇 / 悬幻之城

换花草 / 莫默 72

长篇连载 / 密码之城

蚁祸(上) / 麦洁 80

午夜剧场 / 奇闻之城 91

编编家常 / 莫默怪谈 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心跳.第6册 / 莫默编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43-2358-1

I. 新… II. 莫…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120 号

新 心 跳

主 编:莫 默

责任编辑:古 华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海口(0898)66830929

长沙(0731)84863905

网 址:<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18

字 数:54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3-2358-1

定 价:24.00 元(全 6 册)

醉花阴

文/快刀

1

沐兰一直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说，这孩子的命格太阴了，穿上红肚兜可以辟邪。所以她从小到大都贴身穿着母亲亲手做的红肚兜。

但自从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后，就再也没人亲手给沐兰做红肚兜了，她只得自己在专卖店里自己买了一件贴身穿着。

不过沐兰发现，买来的红肚兜穿在身上，并没有让自己的过得舒坦一些。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沐兰独自踏上了灵仙山之旅。她没有去旅行社跟团，她不愿意自己的行程由别人来安排。

进入灵仙山景区后，沐兰很快就知道了不跟团的坏处。当又累又渴的沐兰想找



地方住下时，才发现景区里所有的旅馆都没有空房间，几乎全部都被旅行社预定了。

沐兰走到一个小摊前，买了一袋饼干和一瓶水，她仰头狠狠地喝了几口水，然后向卖东西的小贩询问附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住宿。小贩告诉沐兰，如果继续前行的话，可以在天黑时分到达吊水寺，吊水寺是一个废弃了的寺庙，有人把那儿改建成了小旅馆。不过那旅馆一般没有什么人去住宿。

沐兰正想问小贩为什么那旅馆一般没有人住宿时，那小贩突然指着路边对她说道：“那两个人就住在吊水寺里，你去可以去看看她们。”

那是一个衣着俭朴的老太婆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那小女孩穿着一件大红的衣裳，和身边穿着灰色衣服的老太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不知道为什么，沐兰觉得那小女孩看上去怪怪的，面上带着一些老相。她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走到了她们面前，向她们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希望可以跟她们一道去吊水寺，借宿一晚。

老太婆听沐兰说完之后，二话不说就拒绝了她的要求。她说，吊水寺的客房早就满了，就算去了也同样找不到住的地方。

老太婆的话和小贩的话大相径庭，这让沐兰十分奇怪。正当她转身准备离去之时，一个清脆的童声说道：“倪婆婆，让姐姐跟我们一起吧，说不定有客人已经走了，不就有空房间了吗。”

老太婆听到这话，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她望了望小女孩，然后回头对沐兰说道：“那你跟着我们去看看吧。”

沐兰忙不迭地点着头，生怕一个不小心

惹得她改变主意。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用一种阴恻恻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她。

2

一路上，沐兰心里七上八下的。她担心到了地头，如果真像老太婆说的那样，没有房间的话，那真会一筹莫展了。

沐兰边走路一边试着与她们俩聊天交流，可老太婆根本就不愿意搭理她。这情形让沐兰很是郁闷，她心想，自己也长得不算难看，嘴巴也挺甜的，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啊？

无奈之下，沐兰只得走近小女孩身边，想和她套套近乎。可小女孩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敷衍地应付了沐兰几句就埋头走路去了。好在从她不多的几句话里，沐兰起码知道了她叫黑丫，而那个老太婆姓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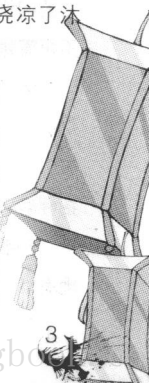
天色刚刚擦黑的时候，一行三人到了地头。刚一进寺，门房里就传来一个声音，“那女娃是谁？不是你们一起的吧。”

“是一个游客，找不到住的地方。来这里看看有没有空房间。”倪婆婆对着门房里的人说道。

“没有空房间，你让她去别处吧。”门房里传出来的声音像一盆冷水一般浇凉了沐兰的心。

“我确实找不到地方住，你看这天也黑了，荒山野岭的，我一个女孩子去哪儿呀？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想到露宿荒郊野外的悲惨景况，沐兰不得不好言好语地恳求着。

“不是不帮你，是确实没有房间





了,不信你可以自己进去看。”
门房里的人说道。

“不用另外安排房间了,让姐姐和我住一间就行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黑丫突然冒了一句话出来,这句话听在沐兰耳里,如天籁一般美妙。

沐兰对着黑丫露出了一个万分感激的笑容,但黑丫却似乎并不领情,一溜烟地窜进了大门。倪婆婆回头对沐兰说道:“你赶紧跟着黑丫去房间吧,晚上早点休息,别四处乱走。”

沐兰跟在黑丫的身后走进了大门,黑丫径直走上了左边的回廊,然后进了一个房间,沐兰急忙跟了进去。

这个房间是木制结构的,看上去十分古旧,但还算干净整洁,最让沐兰惊喜的是,房间里居然有两张铺好的木床。黑丫已经走到其中一张床边坐了下来,朝另一张床噜了噜嘴,沐兰把行李往那张床上一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意地躺了下去。

刚一躺下,沐兰的肚子就发出了“咕噜咕噜”的抗议声,她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晚饭。

沐兰坐了起来,对黑丫说道:“黑丫,你吃晚饭了吗?姐姐请你。”

黑丫怔怔地坐在她的床边,并不理会沐兰的问话。沐兰想她大概是已经吃过了,就不再管她,独自走了出去。

沐兰走出屋子,这才发现整个寺庙里黑灯瞎火的,居然没有一个房间有灯光透出来。这什么旅馆,客人睡得早倒也罢了,连个招呼客人的老板或者伙计也不见人。

望着空荡荡的院子,沐兰心里莫名其妙地有点害怕,于是又回到了屋子里。她看见

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暖水瓶,上前拎了拎,是满的,拔开木塞,瓶里一下就蒸腾起了热气。

于是沐兰拿出旅游水壶,倒了些开水,再从包里翻出一袋饼干,勉强将肚子敷衍了。

“姐姐,我带你去烫烫脚,很舒服的。”沐兰刚吞下最后一块饼干,黑丫突然站到她的身后说道,差点吓了沐兰一大跳。

3

沐兰和黑丫并排坐在回廊的长木凳上,当她在山路上跋涉了一整天的双脚放进盛满热水的木桶中时,一种十分奇妙的快感由脚心缓缓地传遍了全身。沐兰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感觉。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就在沐兰闭眼享受的时候,一阵隐隐约约的吟唱飘入她的耳中,她睁开眼睛,循声望去,只看到黑丫的背影正在回廊尽头处缓缓地走着。

沐兰竟然不知道黑丫什么时候洗完脚离开了她的身旁,她甚至没有听到黑丫倒洗脚水的声音。

沐兰细细聆听着吟唱她的内容,那是李清照的词《醉花阴》,这首词诉说的是一个女子的相思苦况,本是一首刻骨铭心的经典宋词,但现在却从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嘴里吟唱出来,而且她吟唱的曲调充满了说不出的压抑和诡谲。





沐兰望了望回廊外面，天已经黑尽了，但隐约能看见远处山中层层叠叠的老树枝叶，此情此境下，那吟唱声听得沐兰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沐兰回到屋中，看见黑丫独自坐在床边，呆呆地盯着门外发愣，她的表情有些迷茫，眼神也异常空洞。

“黑丫，走了一天的路，你不早点休息？”沐兰走到黑丫面前，关切地问道。

黑丫似乎并没有听到沐兰的问话，她一言不发，依旧死盯着门外。沐兰有些尴尬，只得十分无趣地回到自己床上躺了下来。

清幽而寂静的夜晚，深山古寺的空气中若有若无地弥漫着淡淡的香火味道，再加上一整天的奔波劳碌，沐兰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之中。

不知道睡了多久，沐兰突然醒了过来。她觉得身上很冷，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拖了拖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一些。

就在这时，一阵飘渺的吟唱声再一次钻进了沐兰的耳中，让她清醒了许多。被扰了好梦的沐兰心里有些着恼，睁开眼睛朝睡着黑丫睡着的方向望过去。

眼前的情形让沐兰一时回不过味儿来，在她视力所及之处，空空荡荡的。她没有看到黑丫的床，只看到地上一个小小的水洼反射着幽幽的月光。

水洼？！不对啊，房间里的地板是木制的，怎么会有水洼呢！沐兰怀疑自己睡迷糊了，或者是在做梦，就闭上眼睛，伸手使劲地揉了揉。

当沐兰再一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还是水洼。她疑惑地抬起头来，立马很清晰地看到了一勾弯月正悬挂于中天之上。

沐兰强压住心里的惊骇，坐起来四处张望。

天啦！自己竟然裹着被子睡在房间外的回廊木凳上，而那阵幽幽的吟唱声，却正是从她原本睡觉的屋子里传出来的。

恐惧如潮水一般地从心底涌了起来，并迅速地化作一声凄厉的尖叫，冲出沐兰的嘴里……

4

在沐兰的尖叫声中，一个客房里的灯亮了起来，不一会儿，回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你怎么会睡在这儿？黑丫呢？”倪婆婆望着沐兰，不解地问道。

“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睡在这儿，黑丫、黑丫睡在屋里，她在唱歌。”沐兰浑身颤抖着，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谁在唱歌？我怎么没听见。你快起来吧，赶紧回屋去睡，也不怕着凉。”倪婆婆的语气平静得让沐兰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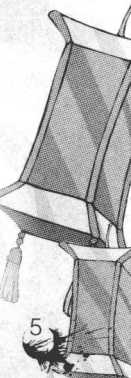
沐兰缩了缩肩头，嘴里喃喃地说道：“我不要回去！”

其实沐兰很想告诉倪婆婆，自己原本是睡在屋里的，谁知道一觉醒来，却被挪了地儿。但不知道为什么，话都涌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胡闹！赶快下来，我送你回去！”倪婆婆说完就转身朝沐兰和黑丫的屋子走去。

沐兰虽然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但四周一片死寂，她终于十分无奈地抱起床子，跟上了倪婆婆。

倪婆婆把沐兰送进屋后就离开





了。沐兰刚一进屋，就听见黑丫的床上传来十分均匀沉稳的鼾声。

她睡得可真死，屋外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儿也没有把她给吵醒。沐兰心里想道。

不对！睡得死的又何止是黑丫！

就在刚才，当沐兰发现自己睡在回廊里时，曾经发出了一声尖叫，那音量足以吵醒整个寺里的人，可最后出来的只有倪婆婆一个人，其他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出来。

难道他们什么都没有听见吗？或者，吊水寺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还有，黑丫睡得这么死，刚才沐兰听到屋里传来的吟唱声又是谁发出来的呢？

想到这些，沐兰的背心一凉，身上的鸡

皮疙瘩又迅速地冒了起来。

月光透过开着的门泄进屋子里，沐兰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屋里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以外，就没有其他物件了，她的目光最后落到了熟睡着的黑丫身上。

黑丫用被子蒙着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若不是耳里听着她发出的鼾声，沐兰会怀疑躺在床上的的是一个死人。

沐兰被自己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念头吓坏了，赶忙轻手轻脚地走回到自己床边。在准备重新躺回床上时，心里猛地打了个突儿，她似乎想起点什么。

沐兰又一次把目光望向黑丫床上，这一次，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感觉到不对劲儿了！被子下隆起的长度远远比黑丫的身形要长，这就意味着，被子下面躺着的人根本就不是黑丫！

沐兰怔怔地站在自己床前，浑身一片冰凉，脑里一片空白。过了好半天，她才从这样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沐兰鼓了鼓勇气，一步步地走到黑丫的床前，伸手想要掀开了被子……

这时候，在被子里的人猛然“腾——”的一下坐了起来，这状况十分突然，吓得沐兰朝后退了一大步。

“姐姐，你是不是睡不着？”

沐兰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坐在床上的人的确是黑丫，她胸前抱着一个枕头，正冲着沐兰发问。

“我也睡不着。”见沐兰木立当场，黑丫继续说道。





黑丫的话让沐兰有些吃惊，她下意识地问道：“你也睡不着？那你刚才的鼾声？”

“鼾声是我假装发出来的，我怕她知道我没有睡着。”黑丫答道。

沐兰的心脏依旧急速地跳动着，但黑丫的话让她越听越糊涂，她问道：“你没有睡着，那你有没有听到姐姐的尖叫声，知不知道谁把姐姐弄到屋子外面去了？”

“听到了，我还看见她把你抱了出去，然后回到你床上躺着唱歌儿。”黑丫说道。

“她？她是谁？”这句话问出口后，沐兰忍不住回头望了望自己那张床。

当自己在床上睡着之后，却有一个人悄悄地把自己抱起来，抱到屋外回廊的长凳上放下，再回到屋里，躺在床上吟唱那首诡异的《醉花阴》……

那是一副多么惊悚而恐怖的画面啊！想到这里，沐兰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她穿着红肚兜儿、白裙子，特别喜欢唱歌。”黑丫朝沐兰招了招手，在沐兰靠近她之后，她把双手拢到沐兰耳边悄悄地说道：“她是个鬼，一个女鬼！”

5

那天晚上，沐兰没有敢再回自己床上睡觉，她和黑丫挤在一起，囫囵对付了半宿。第二天一早，沐兰醒来的时候，头疼欲裂，身上却冷得发抖。

黑丫已经给沐兰盖上了两床被子，可她还是不停地喊冷，最后只好叫来了倪婆婆。倪婆婆走到床边坐下来后，用手在沐兰额头上试了试，随即说道：“她在发烧！”

听了倪婆婆的话，沐兰挣扎着想要起

身，却被倪婆婆一把按住：“你烧得很厉害，别逞强了，好好躺着，我去给你找个医生。”

沐兰望着倪婆婆的脸，那张脸越来越模糊，然后渐渐地在她眼前变幻不定地扭曲着。难道自己已经烧糊涂了？沐兰闭上双眼，勉力摇了摇沉重无比的头，然后重新睁开了眼睛。

这时候，沐兰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庞，那是一个年轻女子，长得很美。那女子下身穿着一袭白裙，而上身竟然只穿了一件红肚兜，她这奇特的打扮映衬着极度苍白的脸色，看上去分外诡异。

更为奇怪的是，那女子竟然在沐兰面前一边吟唱着《醉花阴》一边翩翩起舞，她的舞姿十分曼妙，似乎有着一一种勾魂摄魄的神奇魔力，让沐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那女子舞得越来越快，而沐兰的头也越来越晕，同时还感觉到胸口憋着一团软绵绵的东西，让她呼吸困难。渐渐地，那团软绵绵的东西从她胸腔里涌了上来，她只觉得喉头一甜，“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等她醒过来后，弄点容易消化的食物给他吃，再把这药喂上一次，晚上我再来看看她。”迷迷糊糊中，沐兰隐约听到一个很好听的男子声音。

沐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在喝下黑丫端来的粥之后，她的精神好了许多，但身上依旧是有气无力，她没精打采地靠在床头，一言不发地望着黑丫。

黑丫走到沐兰面前，在床沿边坐了下来，同样一言不发地望着沐兰。





她们俩就这样沉默地对望了一会儿之后，黑丫终于开口了：“医生说你食物中毒了。”

“食物中毒？”沐兰轻轻地摇了摇头。

黑丫偏头朝门口看了一眼，然后将嘴凑到沐兰耳朵边悄悄说道：“我也知道你不是食物中毒，你是被女鬼迷住了，我认识那个女鬼。”

黑丫这句话让沐兰猛地呆住了，她看着黑丫似笑非笑的表情，突然感到黑丫很可怕，甚至比那个女鬼还要可怕。

沐兰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也许自己病倒真的是因为食物中毒，而根本就不是什么被女鬼迷住了。那所谓的女鬼，说不定只是黑丫故意杜撰出来吓唬自己的。那天晚上，自己被搬到回廊上去睡也很有可能就是黑丫搞的鬼，而后她又故意对惊魂不定的自己说有一个女鬼存在，以致于自己在后来的恍惚状态中产生了幻觉。

可是，自己又怎么会食物中毒呢？自从进了吊水寺以后，自己根本就没有吃过寺里的任何东西，只倒了一杯水，吃了些自带的饼干。毒从何来呢？莫非是那杯水的问题！

想到这里，沐兰突然又想起了刚才黑丫端给她喝的那碗粥，心里觉得一阵恶心。她强压住心中的憋闷感，闭上了眼睛，不再理会黑丫。

6

傍晚时，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屋中，黑丫对沐兰介绍说：“姐姐，这是给你看病的郝医生。”

中年男子看了沐兰一眼，说道：“我叫郝俊，你看上去比上午精神多了，再吃一次药，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

沐兰打起精神，勉强对着郝俊挤出一个笑容道：“谢谢你，郝医生。”

郝俊回头对黑丫说道：“你去倒点热水，让她把药吃了早点休息吧。”

黑丫走到桌旁，拎了拎桌上的暖水瓶，说道：“瓶里没水了，我出去烧点吧。”说完就拎着水瓶走了出去。

当黑丫走出屋子以后，郝俊突然对着沐兰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他举起右手食指，竖在嘴前。沐兰看着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郝俊靠近沐兰，压低声音说道：“不管你听到我说什么，都不要吃惊。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明白吗？”

虽然沐兰对郝俊的举动确实有些吃惊，还是身不由己地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借宿的？”郝俊问道，沐兰回忆了一下，把自己来到吊水寺的前后经过对郝俊讲了一遍。

听完沐兰的话，郝俊的眉头皱到了一块儿，他低声说道：“你是自己跟着她们来的，难道不是她们主动带你来的？”

沐兰虽然觉得郝俊的问话毫无意义，但还是点了点头。

“你进了吊水寺后，还有没有看到过奇怪的人或者遇到什么奇怪的事？”郝俊又问道。

听了郝俊的话，沐兰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原来吊水寺里真的有不对劲儿的地方，而这个医生郝俊，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如此问自己。





沐兰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五一十把自己遇到的怪事全部告诉了郝俊。听沐兰说完之后，郝俊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明天一早就离开吊水寺吧，这里住着……”郝俊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话头。与此同时，沐兰听到了黑丫的脚步声。

郝俊让黑丫给沐兰倒了开水，看着沐兰服下药之后就要告辞离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郝俊要离开，沐兰有些心慌，很想出言挽留，却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夜深人静，沐兰躺在床上，耳边听着黑丫均匀的呼吸声，怎么也无法入睡。昨晚的诡异经历纠结在她的心中，让她忐忑不安。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就在沐兰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一阵飘飘渺渺的吟唱声突然在屋里响了起来。这声音让她的大脑猛地清醒了，心也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沐兰惊恐地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判断这声音来自何处。

沐兰脆弱的神经被那恐怖而诡异的声音无情地折磨着，她感到自己就快要崩溃了。而那声音，仿佛由远而近，一点一点地在

向沐兰靠近……

“啊——”沐兰发出了一声尖叫，如癫似狂地冲出了屋子，没命地跑出了吊水寺，隐没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

7

沐兰冲出屋子以后，屋里的吟唱声也消失了。刚才还睡得死沉的黑丫睁开了眼睛，慢慢地坐了起来。与此同时，倪婆婆也走了进来。

“又一个被你吓疯了，你不愿意人来住也就罢了，为什么非要装神弄鬼地吓人。姐，这么多年了，你还放不下吗？”倪婆婆叹了一口气，对着黑丫说道。

“嘿嘿，我倒是想放下。可谁又能放下我呢？他们都叫我老妖怪，老妖怪吓吓人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而且，是她自己硬要来借宿的，又不是我拉她来的。”坐在床上的黑丫说道，这时候，她嘴里发出的声音十分苍老，再不像和沐兰说话时的小女孩腔调。

“但是这个姑娘什么都不知道啊，她也没有叫你老妖怪。”倪婆婆





说道。

“那是她不知道。她瞧我那眼神都不大对头，要是她知道我是一个七老八十的侏儒的话，不这样叫才怪。”黑丫不屑地说道。

“算了，我不想说你了，把我的皮影还给我。我拿去烧了，看你还拿什么东西吓人。”倪婆婆气愤地说道。

黑丫从床下摸出一个真人大小的皮影人，那是一个穿着白裙和红肚兜的女子形象。她盯着皮影人说道：“拿去吧，我知道你舍不得烧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吓这姑娘吗？她和这个皮影人一样，都穿着红肚兜。嘿嘿！”

说完话后，黑丫并没有把皮影人递给倪婆婆，反而拿在手里玩了起来，她一边玩着，一边发出一阵吟唱声。奇怪的是，她的嘴唇却并没有丝毫的动作。

一曲唱完，黑丫把皮影人递给了倪婆婆，说道：“没有皮影人，我用腹语同样可以吓人玩。”

倪婆婆刚刚接过皮影人，《醉花阴》的吟唱声又响了起来。倪婆婆生气地说道：“别唱了，你唱不烦我还听烦了！”

但那吟唱声却并没有停下来，倪婆婆听到黑丫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不是我在唱……”

倪婆婆愣了一下，凝神细听。

吟唱声果然不是从黑丫那儿传来的，而是从屋外传来的。

倪婆婆和黑丫凑到窗前，朝外望去。

回廊上，有一个身穿白裙红肚兜的女子正一边吟唱着、一边翩翩起舞……

尾声

灵仙山脚下，郝俊和沐兰站在一所私人诊所门前，看着一辆写有“灵山市精神病院”的救护车驶了过去。

沐兰转过身子，对着郝俊幽幽地说道：“这次多亏你救了我，要不然，我也会和变得母亲一样。”

“你和你母亲长得真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时，就认出了你。你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年要不是她帮助并鼓励我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了。”郝俊说道。

“母亲帮助过你？”沐兰问道。

“那时候家里穷，不让我读书，我死活不依，我父亲往死里打我。你母亲刚好路过这儿，劝住了我父亲，还留下了一点钱给我当学费。第二天，我烤了几个红薯准备去感谢她，却发现她已经疯了。”郝俊的语气中充满了伤感。

“难怪你救了我以后，还要我化妆去吓她们，原来你是为了给我母亲报仇！”

郝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都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我想你的母亲是不愿意看到我们这样做的。”

沐兰望了一眼越走越远的救护车，说道：“没想到装神弄鬼的人，胆子竟然比一般的人还要小，她们现在也去陪着我母亲了。你说我母亲还有治愈的希望吗？”

郝俊的脸色有些黯然，回答道：“找到了发病的根源，对恢复治疗肯定是有帮助的。不过她已经病了好几年了，你应该有心理准备。”

远处，白色救护车渐渐消失在了山路尽头……

新心跳





文 / 张震

萧华是一名大三的女生，她在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暑假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学业上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萧华，索性她决定今年暑假不回家了，正好有一位同学说附近的小镇上，有一位姓阴的盲人老婆婆不久前保姆去世了，正需要人照顾，报酬很高，只是要住在她家里，好在她家屋多宅大很方便，萧华正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既有安静的环境研究功课，又可以赚到钱，于是她欣然接受了。

这天下午三点，萧华来到了小镇，按照写好的地址，她很顺利地找到了阴婆婆的家，看的出这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大家族高大的围墙即使斑驳也不失庄严的大门。

“嘤、嘤、嘤……”萧华叩了三下门。

“进来吧。”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

萧华推开了木门。好大的院子，只是杂草丛生。好像已经荒废很久了半口字型的老式二层楼前，一个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正用直勾勾的眼睛看着自己。那老太太看上去六十来岁，穿着一件金黄色的旗袍，蜡黄的脸上皱纹累累，而头发却乌黑油亮。她的怀里抱着一个九寸见方的木头盒子。

“我叫萧华，您是阴婆婆吗？”

“对，你就是他们介绍来照顾我的姑娘吧。”

“是的，不是说您的眼睛？”

“哦，睁眼瞎，好多年了什么也看不

见。过来姑娘，让我摸摸你。”萧华走了过去。她蹲下身，仰起头。阴婆婆把木头盒子放在地下，用干枯的手摸着萧华的脸。

“阴婆婆，您家里的人呢？”

“哎，走的走，死的死。就剩下我这个孤老太婆了。”

“什么？这么大的院子就您一个人住？”

“李姐陪我住，上个月她死了。”

“那您都需要我做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三顿饭都有人来做，你只要陪陪我，洗洗衣服就行，你就住在我隔壁，我不会有太多的事情麻烦你，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住……”阴婆婆的脸抽搐了一下，她的右手指了指地下，“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动这个盒子……”

“噢，我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给我找一个好姑娘的，过一会儿你帮我身上的这件紫旗袍给洗了。”

“什么？您穿的是黄旗袍啊。”

“你说什么？黄旗袍？”

“是啊。”

“是不是胸前还有朵大黑花？”

“对对，是啊。”

“那是我死了以后才穿的，哎，我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李姐又不在了，真是不中用啊，我去换件衣服，姑娘你进自己的房间休息休息吧，我右边的那个。”

萧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那屋子里都是一些老式的家具，倒还整齐，只是落了一层灰，打扫之后萧华躺在床上——睡着了。

萧华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你醒了？”

“啊!!!”

借着月光萧华看到阴婆婆就坐在床沿上，月光下那双失去作用的眼睛，正直勾勾的对着自己，她的怀里仍然抱着那个九寸见方的木头盒子。

“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进来，你醒了，我给你把灯打着吧。”

说着，阴婆婆把木头盒子放在床上，又顺着床沿摸到了台灯的开关——按了下去。屋子里仍然漆黑一片，那台灯大概早就坏了。萧华没敢开口，一股好奇心涌上了心头，她看着近在咫尺的木头盒子，把手伸了过去，她摸到了那个木头盒子。

“喵……”一声猫叫在屋外的草丛间响起，萧华急忙扭头向院子里看去，这时阴婆婆伸出手来，抱自己的盒子了，她的手马上就要碰到萧华的手了。

“把手拿开！”

“啊……”

萧华吓了一跳，她看到阴婆婆像抢财宝一样把盒子抢走了，那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仍然对着自己，那蜡黄的脸上充满了恶狠狠的表情。

“啊……不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我不是故意的。”

“姑娘……”

阴婆婆空出一只手来摸萧华的脸了。

“你住的这张床，是李姐生前住的，李姐照顾我三十多年了，我们俩像亲姐妹一样，她走了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到这来坐坐，这盒子里装的就是李姐的东西，别人动了我的心会不安的。”

“哦……是这样。”

“饭在厨房，你自己去吃吧。”说完，阴婆



婆起身抱着木头盒子走了。

也许是下午的觉睡的太多了，这天晚上萧华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午夜一点钟的时候她刚刚有一点睡意。

这时，隐隐传来一阵凄凉的哭泣声。

这绝不是做梦，萧华完全清醒了，这哭声从隔壁传来，是阴婆婆在哭，萧华战战兢兢的下了床，她走出房间来到了阴婆婆的屋子外面，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窗户下面的桌子上摆着那个木头盒子，阴婆婆跪在地上呜呜的哭着。

可怜的老太太，萧华这样想着，她把视线移到了那个木头盒子上。

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进来吧。”

“啊……”

萧华看到跪在地上的阴婆婆直起了身，一张蜡黄的脸正对着自己，萧华无奈，她不愿意的走进了阴婆婆的屋子。

“我早就听出来你在外头了，姑娘今天就是李姐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前她就是这个钟点走的，我拜一拜她，怕是吵了你，你快回去睡觉吧。”

萧华带着满腹狐疑走了出去，这一夜，她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她在想一个比那盒子更加严重的问题，阴婆婆究竟是不是个盲人，感觉是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这老太太隔着一扇窗户怎么能听见自己在外面的呢？真是不可思议呀。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萧华与阴婆婆相安无事，阴婆婆还是一步也不离那个木头盒子，这老太太不太爱讲话，更多的时候萧华

是无声的做着，而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这个谜团在萧华心里始终挥之不去，萧华总感觉这个宅子，这个老太太怪怪的。

今天是七月十四，午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悲悲凄凄的哭声又从阴婆婆的屋子里传了出来，萧华早就料到了，她没有穿鞋，用最轻的动作打开了门，悄悄的来到了阴婆婆的窗户底下，偷偷的听着里面的动静。

“回来呀……李姐……回来呀……呜呜……”过来一会儿，那哭声轻了一些，萧华听见阴婆婆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她知道阴婆婆要去上厕所了，要不然这老太太也有起夜的习惯。萧华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猫了起来。那草丛边的小径是去厕所的必经之路。萧华看见阴婆婆拄着拐杖，朝自己这边走来了，越来越近了。就在阴婆婆离自己大约两米远的时候，萧华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棍猛的从草丛里伸了出来。在阴婆婆面前不停的晃动着，很显然这根木棍的出现并没有引起阴婆婆丝毫的在意，她仍然拄着拐杖机械的朝前走着，就在阴婆婆的拐杖马上就要碰上萧华木棍上的时候，萧华赶紧把木棍收了回来，阴婆婆去厕所了，她肯定是个盲人，萧华确信了，她赶紧跑到阴婆婆的房间，她来到了那个盒子的跟前，她仔细的端详了一下，然后又摸了摸，最后她才敢把那个盒子抱起来，好重啊，好像是有球状的东西在里面滚动着。

是什么呢？

李姐的东西……该不会是人头？！

“咳咳咳……”门外传来了咳嗽的声音，糟了，阴婆婆回来了，萧华赶紧把那个木头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她退到了墙角——蜷缩在那里。萧华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她知

道阴婆婆的耳朵非常灵，阴婆婆走了进来。

“李姐，今天晚上我就不关门了，你要是想回来就回来吧，我等你，咳咳……”阴婆婆一边唠叨着，一边向床边走去，她果然没有关门，萧华定在墙角，她瞪大眼睛看着阴婆婆从自己的面前经过，阴婆婆那直勾勾的眼睛就那样眨也不眨的机械的对着前方，萧华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阴婆婆走到了床边，她拖鞋上了床，闭了灯躺下了，她——居——然——闭——了——灯！

萧华的头嗡的一下木了，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为什么这么多天她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每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屋里灯总是亮着，而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屋里灯又灭了，她究竟是不是个盲人？

难道自己在屋子里被她看的一清二楚？萧华不敢再想下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事情弄个清楚，萧华抱起了那个盒子，她蹑手蹑脚的向屋外走去。

“回来呀……回来呀……李姐，李姐你回来呀……我等你……李姐……”

管不了那么多了，萧华几乎是向屋外跑了出去。

萧华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抱着那个木头盒子疯狂的跑到了后园，在一口枯井旁边萧华捡起了一块石头，借着月光萧华使尽了力砸开了那个木盒上的锁，就在她要伸手打开那个木盒子盖子的时候，一只大黑猫从草丛里窜了出来，它在这盒子的上方横空越起，它的前爪正好揭开了那个盒子的盖子，就在那一刹那，那黑猫无声的掉在了盒子里——不动了。

萧华被着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停了几秒钟萧华壮起了胆子把那黑乎乎的家伙

扔在里地上，她看见从盒子里弹出了一把匕首，深深的插进了黑猫的肚子。

惊魂未定的萧华把目光投向了盒子里面……

是一颗硕大的钻石，在月光下熠熠生辉，旁边还有一个信封。萧华启开了信封，那里面是一封短信和一张照片，月光下那信上的字体苍劲有力。

“你好：

既然你已经安全的打开了这个盒子，说明我女儿已经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你了。你一定是我女儿最亲密的人，我女儿在五岁的时候由于一次事故——双目失明了。她非常需要人疼爱，拜托你一定好好照顾她，这盒子里的钻石由你们共同享用。

——祝福你们。”

萧华又向照片看去，一对中年夫妇，中间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圆圆的脸蛋儿多可爱呀。这一定是阴婆婆啦。

唉，真可惜呀，只是紧闭着双眼。

紧闭着双眼？阴婆婆不是睁眼睛吗？她不是阴婆婆那她是谁？这时在萧华的背后有一根木棍猛的向她砸来……

两天之后，萧华醒来的时候，她躺在小镇的医院里，她不愿意过多的回忆两天前的那个晚上——她与那个阴婆婆厮打时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现在她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是厚葬那只大黑猫，因为是她救了自己的命，第二是赶紧走上法庭以百分之百的证据控告那个杀死了主人又摇身一变成为阴婆婆的老太太——李姐。

【新心跳】



记忆



文 / 轩弦

迷迷糊糊地醒来，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周围所弥漫的药水味儿，让我感到颇为不适。

我定了定神，尝试回想自己为何身处此处，怎知脑袋稍微一思考，头颅竟一阵剧痛！

怎么回事？我不仅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甚至想不起——

我是谁！

啊？难道我丧失了记忆？

思绪杂乱无比，无数奇怪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之中相互碰撞，似乎想要把我的脑袋撑破。

我叫什么名字？我有着怎样的过去？怎么所有事情，我都无法想起？

这种感觉真的十分可怕！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吁了口气，环顾四周，只见病床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面镜子。我坐起身子，提起颤抖的手把镜子拿出来，放在自己面前，霎时间，只见镜子里出现了一个二十七八岁、面容清瘦的男子。

看到镜中的男子之时，我心中一震，似乎觉得眼前之人的容貌无比熟悉，但与此同时，却又觉得“他”对我来说十分陌生，甚至从来没有见过。

这就是我？我的样子就是这样？虽然容貌颇为好看，但我对这张脸却丝毫没有好

